

灯下漫笔

与岁月同行

■ 吴国荣

当你老了，你会感到，昨天的事想不起，以前的事忘了；当你老了，和现实生活交往的事少了，对往昔经历的事回想得多了；当你老了，儿女当下的事让你烦心，儿女小时候的事想起来则让你窃喜。可能上了年纪的人大多都会是这个状况，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感受。丁酉年（2017年）的春节我就寻找了一个几十年前的印象。

我的老家是运城。在省城参加工作以后，每年要回几次老家，特别是每年春节都必须回去。因为那时父母都还健在，除了夏秋要回老家收割之外，回家过年，看望父母，亲友团聚，祭宗拜祖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几十年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没有中断过。我说的无论什么情况，是指我老家的情况。无论是父母在世，还是父母仙逝；无论是家里有人料理，还是故居荒凉而难耐，哪怕自己回去后打扫整理，都没有影响我回家过年的信念。至于工作上的情况，因为我一辈子都没有主政过一个地区，或者担任哪个独立单位一把手的工作，可以说天上无一朵云是我的天。因此，工作于我无轻重，甚至离开我，地球转得更轻快。于是，每年回家过年就成为我的惯例。只不过后来，总结我的人生教训，深感由于每年回家过年，多少也影响了我的发展。

现在说高兴的事。那时回家过年总有很多仪式。清晨醒来，先点炮，然后放柏枝旺火，迎接祖先归来。早上，煮饺子、献祖先，做完这些功课，抓紧吃早饭。吃毕，拜年也就开始了。走东家、串西家；先家族、再宗族；先磕头，再给压岁钱。热热闹闹一上午就过去了。后来，这些程序都淡化了。在我每年回家的中后期，我就开始有所创新。每年大年初一，在做完这些基本动作，我便领上孩子——我家的、兄弟姐妹家的，一起去上山，名曰朝山。后来又加上到我家祖坟地里拜一拜。因为那时，清明还不放假，而老家也没有正月上坟习俗，但是礼多人不怪。因为过了这个村再没这个店，清明我又回不来。这些都是春节在老家过年的自选项目。

我家附近有一座山，叫孤山，也叫介山，离我们村有二里地。传说，其实也是民国时期一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卫聚贤先生考证出来和介休绵山传说相悖的一个

观点，就是晋国时期，介子推隐居的地方，就是我们那里的介山。我倒不是完全因为这种情怀而上山，实在是想为孩子们寻找一个同喜同乐、同欢共庆的一种形式。于是从一九八五年正月初一开始，之后每年正月初一都要领上孩子去朝山。第一年，我领的只有4个孩子，以后，随着家族孩子年龄增大，能独立行走，以及我们活动影响力的扩大，一年比一年参加的人多。最多时一二十人。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那时已经有了彩色胶卷。我每年回家都要带上照相机，买上彩色胶卷，除了春节期间给邻居、给亲戚照相之外，还重点给这些上山的孩子们照相。单人照、双人照、家庭照和全体照，每年都要照上几个胶卷。然后，回到省城后，扩印出来，不是平时回老家带回去，就是第二年春节过年带回去，分别给大家发送，孩子们和大人们好不高兴。因为那时，农村，特别是偏僻的农村，一家能有几张彩色照片，装在相框里，挂在墙上，也应是十足的风光。特别是给一些上了年纪的大人们照的照片，后来自行随着他们一个个驾鹤西去，也都作为他们的遗像而放大，挂在屋子正中。现在我回到老家，看到这种规定，也深为过去这种无意识的爱好及行为而感到欣慰。

这一照，就照了十几、二十年，照了几十个胶卷，我都悉心保存着。前几年，我的儿子很自觉地做了一件善事，就是把这些胶卷里的影像都整理出来，传输到U盘上，这下可满足了各位当时的小朋友——其实现在都几十岁了，比当时领他们上山时我的年龄还大。丁酉年春节前，也不知道是怀念过去的岁月，还是给即将到来的新年预热，想起来了，是我六七岁的外孙女，寒假从北京回来，我为了逗她玩，就拿出一张包括有我、有她的妈妈——我的姑娘，还有我的一个侄女和一个侄子四个人当时在山上的一张照片。我让外孙女看，她一个也不认识。你想，照片上她的妈妈还没有现在的她大，其他人现在她都不认识，即使认识的，也和照片上本人的形象相差了几十年，她又不是神童，即使是神童，在岁月的沧桑侵蚀之下一时也难以迅速辨别出来。我又把照片晒到我的家族微信群里，这下引起不小的涟漪。首先是我的大侄子在微信上回复：这是我11岁

的作品！随后，其他小辈族人纷纷点赞。也不知是对时间流逝的感叹，还是对作者水平的叫好。实际情况是，当时我要和其他三个孩子照相，我只得把照相机的焦距调好，让我的大侄子来照的。

好多年春节，我都不回老家过年了。一是我年龄大了，老家又没有取暖设施，春节即使在屋里生上火炉子，不要说不卫生不安全，就是安装上防护设施，也难抵御春节期间的天寒地冻。二是过年期间，我的姑娘、女婿和外孙女都要在婆婆家住，而白天还要回到我家，特别是省城的风俗，正月初二还要回娘家。而儿子也不愿回老家，我就不能在春节团圆之时，和夫人一意孤行回老家搞隐居。大年初二，姑娘和女婿到我家，中午吃饭，他俩提出在城市没什么意思，想回老家到农村、到田野上放飞。他俩混在北京，女婿是城市长大的，好像只有到郊外才有休假的感觉。另外，我理解他们也有精神贿赂的意思。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浓厚的乡愁情结。但是，这些并不能打动我。我和夫人有我们的安排，清明要在老家住两个月，国庆节还要在老家住一个月。可是女婿又提出，想到老家的院子里放一放炮，特别是我晒出的照片上的几个人，回到老家都能汇聚到一起，再到山上寻找一下儿时的记忆。说到这儿我犹豫了。我说回到家咋吃住，他们说这不用发愁，并一一作了安排，就这我还下了决心。须知长期以来我家即夫人做主，有事需向夫人征求意见，倒是，无论怎样劝说，夫人意志非常坚定，但是给了一个宽松的政策，说要回你们回。这样说完就走，吃完饭稍作准备，下午两点半不到三点，我和姑娘一家就上了春节期间免费的高速路。

回到运城，初二晚上、初三一天和晚上，把一些过年该看的人，该聚餐、该拜望的事都履行完毕。初四上午是最神圣的时间，吃了早饭，退了房，会聚了一拨人，向我们村，我心灵寄托的老家奔去。到了老家的院子，放了炮，到牌位前给祖先磕了头，又汇聚了照片上的三位，加上当时照相的侄子，还有跟上凑热闹的侄子侄女，就又去朝山了。我们五位目的很明确，就是寻找当年照相的地方。找了一会，似乎找到，于是，我们在原地排列成照

边走边唱

在去平陆马泉沟看红叶的路上，不经意间想到唐代诗人刘希夷这句诗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刘希夷绝对是一个天才，一句看似极为普通的诗句，却被人传诵了一千多年，至今依然长盛不衰。不过，有时候现实中的情景与诗里面的意境有所不同。譬如我去年去了一次马泉沟，今年又去，却是“年年岁岁人相似，岁岁年年花不同”。同行的人依旧，还是苗顺国、李文晓、王正选几位学友和文友，可是马泉沟的红叶绝然不尽相同。去年由于一种叫菟丝子的寄生草本植物的缠绕，吸取漫山红叶的主体黄栌树汁，大片大片的黄栌树枯亡，马泉沟的红叶便减去了几分妩媚。

而今年则不同，秋雨初霁，天空清澈醉人，白云又是那般可爱，红叶更是红得热烈灿烂，遥望如片片火烧云一般绚丽。只是马泉沟距离略显远了一些，从运城出发，相约到平陆县城会合，再一同去马泉沟，接近两个小时的路程。好在平陆依山傍水，无处不景，沿河公路山路相依，绿树环合，途中一边聊天天文地理，一边看山水风光，悠悠我心也是一种乐事，一路走来倒也不觉得颠簸。学友苗顺国心细，去年和今年选的都是开幕之日，满目皆是喜庆。大戏台上狮子正是高潮迭起，八只狮子威武雄壮、憨态可掬，潮水般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可谓壮观。我们没有围上去凑趣，而是来到小吃摊前，尽尝平陆美味，羊汤、炒粉等香味扑鼻。那油糕包的奇形怪状，圆如饼长似条，没有规则可言，也算是一种特色。不过丑是丑了一些，但味道确实不错，刚出锅热得烫嘴，现包现炸现吃，吸引来不少吃货的青睐。李文晓很是热情，过去买了一袋子，逐个递给大家品尝。苗顺国则微笑着给我们推荐了一种当地美食，薄饼，圆形，叫作不翻馍。用筷子夹上摊主自制的咸韭菜，那个味儿让舌尖美醉。我们边走边吃，全不顾路人的目光，回味儿时赶集的快乐，倒也别有一番情趣。谁说马泉沟只有红叶呢？

有人说平陆马泉沟的红叶，堪与北京香山齐名。是否有些夸张？我不知道。因为香山红叶我没有登临观赏过，所以不敢妄加评判。不过诸如平陆马泉沟这般看得见青山，望得见绿水，有千年传说典故，有隔世烟火气息，还有那做过朝贡品的水化柿饼，当是不逊色于香山几分空灵吧。随着平陆朋友品几味小吃，赏三门镇文旅产品，耳边蒲剧声声悦耳，四乡百姓意气风发，拥有一片节日气象，乡村之美于此略见一斑。可见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乏什么风景，难得的是用平常心来欣赏。让喜欢的事物进入自己的生活空间，便是这世间最赏心悦目的景色了。平

再游平陆马泉沟

■ 冯建国

心而论，世界上最宝贵的风景是人，人的缘分，人的交际，人的友谊，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信任，构成了人世间最美的风景线。苗顺国曾做过原坡底乡的党委书记，不时与身边的百姓打着招呼。据说马泉沟红叶文化节就是经他手创办的，极有前瞻性，在当地口碑很好。来马泉沟观赏红叶去年是受他邀请，今年亦然，文晓与正选始终陪伴。我等心存感激。人生最难得的是挚友，有这一份友谊滋润心田，随处可见的就会都是美景。“走，爬山看红叶去。”在他们三人的引导下，我们再一次向红叶深处走去。马泉沟山峦上的森林植被多以阔叶、针叶林为主。每到霜降时节，鲜红的树叶点缀山峰，翠绿的松柏驻守山间，千万年的坚守编织成如今秋日的童话。

乘观光车沿山路行驶

曲径通幽，柳暗花明，远山在蓝天的映衬下，被一层薄薄的雾岚笼罩，颇似海市蜃楼的仙境，人们便产生出一种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向往。而近处的沟壑山岭，色彩斑斓，层林尽染，漫山遍野绿的碧透、红的鲜艳、黄的灿烂，构成一幅壮美的秋天画卷。至红叶繁处，遂沿登山步道爬上了一座山头，还是去年曾在此歇脚的那座庵晚亭，再一次驻足俯瞰：高低疏密的黄栌层层叠叠，从绿色、黄色到红色，想必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漂染。那锥子山、莲花台、峨罗山依次排开，更像是点缀其间精美盆景。而那莽莽苍苍的烟树深处，正藏着美妙神奇的马泉沟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心会思恋千载，仿佛来到陶渊明和他的桃花源。行走在漫山遍野的红叶里，大可放慢脚步的节奏，细细品味送给我们的宁静与从容。望着漫山遍野的缤纷色彩，如瑶池西王母打翻了调色盘，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珠。此时不问东西，随心而走，让心灵自由自在地任意飞翔，看到的便是这世间随心所欲的模样。设若我们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就会在茫茫的秋色里，与一树树诗意的红叶结缘。把心放纵于天地之间，所有的不知所措都会释然。走走停停，看蓝天、白云、绿树、红叶的相互交织，山峦与天空共融一色，绘就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写意画卷。

如今马泉沟的美，已不再只是转瞬即逝的风景，而是能被时光珍藏的记忆。那层峦叠嶂的红叶，远看是一片一片的红，近看是一树一树的红。而身边一棵棵夺目的红叶，恰以一把把燃烧的火炬。树枝上那一片一片红叶，又宛若一个个跳跃的火苗。我凝视良久，油然生发出一个幻觉：不正是一个个火苗，构成了这一把把火炬；又正是这一把把火炬，构成了这漫山遍野的风景。而身边观赏红叶的人们，不都是这层林尽染中的每一片红叶吗？不也正是这一个个向往自然、热爱生活的人们，构成了我们这个有色彩、有热烈、有情义、充满生命力的社会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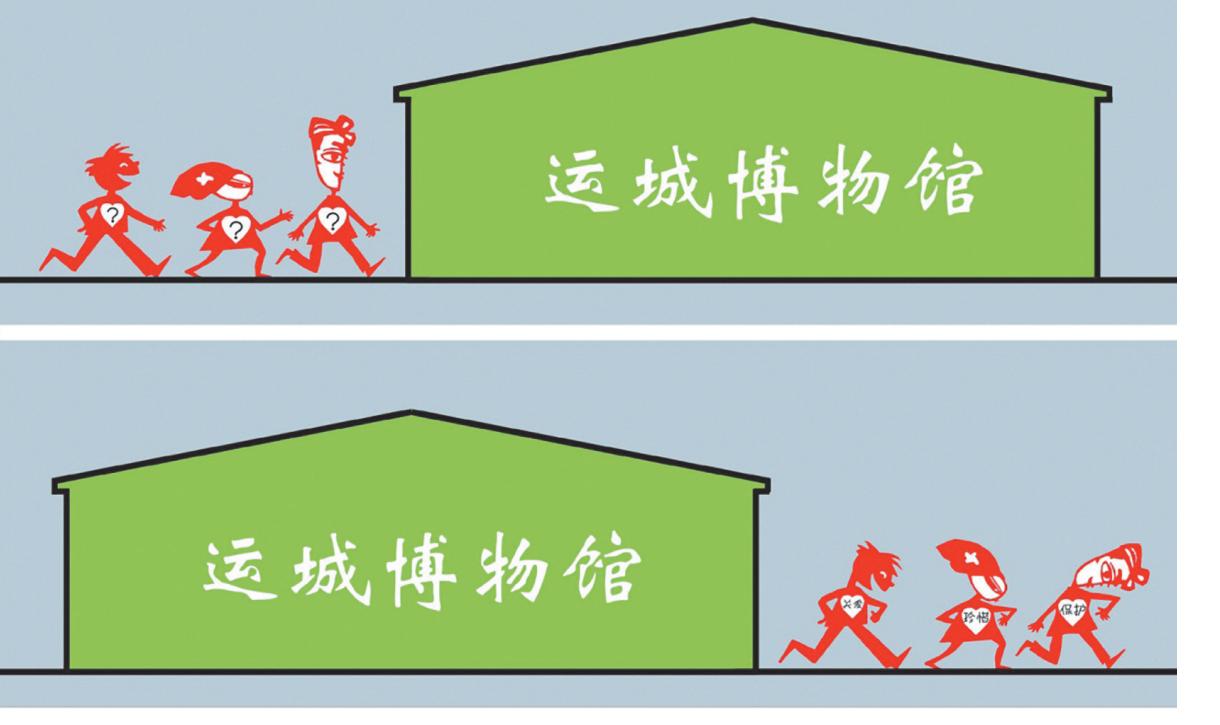
红梅

■ 王晓霞

不选三月的温床
你把根扎进红岩的裂缝
以风雪为墨，在凛冽里
写下第一个关于倔强的标点
雪片是压来的暮色
你却把每一片
都熔成花瓣的殷红
像淬火的铁，在酷寒中
烧出一簇簇跳动的火种

暗香是未说尽的誓言
不向暖处弥散
只沿着风的脊梁
攀向黎明前最黑的山冈
“开成火！开成火！……”

不必问花期有多长
当你以骨为笔，以心为焰
在岁月的扉页上
早已把自己写成永不褪色的
信仰的模样



鹤雀楼

『让文物讲故事』全国漫画大展作品选登
王海燕 作
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初冬的梧桐（外五首）

■ 胡春良

还有自己

无力
搜寻更多更美的词语
来赞美无比晴好的天气
像枯干的狗尾草

静静地欣赏

就是简单的午后

所有的真诚

就在不远处站立

男儿的血是热的

可以爆裂可以奔腾

呐喊

可以是金黄

也可以悄无声息

并且坚强

也可以是半黄半绿

世界的细节

此刻，落叶如月光

柔美
让世界温暖而美好

就是一方小小的田园

迎风而立

总觉得
有一位绝色女子

一曲战歌

像竖琴流淌的音符

就在不远处站立

让肩膀生疼生疼

可以燃烧眼睛和荒芜

可以是金黄

一柄柄长剑

这应该是极美的吧

也可以是半黄半绿

让纯净的天空

反正我喜欢

柔美
让世界温暖而美好

伟岸坦荡

落叶轻盈

简单和纯粹

英武豪侠

落在肩上

是初冬的哲学啊

却温柔如鸟鸣

就是淡淡的月光

不能说
不可说

闪电

许多故事

就在地火深处

就在地火深处

在初冬的旷野

杨树酣眠飞鸟的闪电

飞鸟的弧线轻轻解读

被深深怀想

树叶一如淡淡的哀愁

一支烟烧穿雨幕

或者恰到好处的哀愁

纷纷向秋天皈依

初冬的晚上

枝枝丫丫分割的初冬

寒冷是亿万年的陨铁

雨和风

都是我喜欢的图腾

有过燃烧和速度

变奏着友情

挺立的沉默

但顽固无比

寒冷是亿万年的陨铁

还有地平线一样的孤独

不知有没有一种孤坐

有过燃烧和速度

不过

我还是跳跃着温暖的心

但顽固无比

把冬天揽入怀

把冬天揽入怀

像我一样

贊美诗

一支烟在呼吸着
吞噬着健康或其他游侠长剑 四海飘蓬
英雄和史诗

一如沉默的大树

烧穿雨幕

是猎人的弹孔吧

落叶的敬仰

天空在上

落叶被我踩得脆脆响

就这样和季节

碰撞交流

简单而原始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觉得美

诸如梧桐的叶子

像簇生的火

纯净透彻而神圣

幸福如此真切

来不及流泪